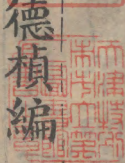




67510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玄孫德楨編

成化七年辛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襄陽

正月壬辰命止調土兵

時信綬遣人入京傳謫曰流民二三百萬何術可遣如勦非興師百萬不可若土兵未必能滅賊即能滅其殘虐較賊更毒當道惑之大司馬白公乃言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先因荆襄流賊猖獗恐成大患特勅右都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一

御史項忠總督征勦今渠魁王彪就擒餘黨分微勢已銷沮況其間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撫之則易遷善激之則愈肆惡且所調永順保靖諸司土兵未免擾費宜令相度賊勢不必動調但令彼處鎮巡官撫捕以靖地方帝命如議着馬上差人傳諭

廣招撫

公謀諸李公曰民為暴賊所制又為浮言所惑故弗出耳茲欲孤賊勢宜執言盪平而實

事慰遣一面馳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一面
飛徵保靖永順土司刺期齊到一面遣父老
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語
早回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
安大旗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即給與黃榜
口糧還籍歸農流賊出降者發四川衛充戍
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經者俱令見在官
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振兵威于是各山
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玉
石焚矣況榜諭我生路何不早出歸故鄉而
坐受斃也衆感悟涕泣纍纍扶攜老幼出山
赴轅門訴歸者日千餘自春初至春仲有貫
址姓名報數登冊者四十餘萬其脫籍貼戶
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公喜曰賊易擒矣
二月乙丑疏請調土兵

時軍中聞止調土兵公驚曰民初出而未靖
山伏者尚多今若中止則出者再入賊復猖
獗如前矣前此既誤今予豈容再誤與其保

位而稔禍毋寧冒罪以除兇乃抗疏請仍調
土兵略曰近 詔臣撫諭流賊不必遠調土
兵以滋擾費臣竊計賊在萬山中據險造亂
復有流民從之數溢二百萬亂幾四十年屢
散屢聚患且不測而近境土著分哨官軍多
未嘗躬履行陣已行保靖永順土司及河南
諸道兵不日會於南陽且以 詔旨諭其生
路自正月以來流民出山在籍者已四十餘
萬今若止土兵不來恐流民聞之仍懷二心
不即解去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鬚子等
潛藏窮嶼伺隙出劫其餘東隱西見烏伏鼠
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乞仍聽臣調用以除
此百餘年積害

三月壬辰允調土兵

時公疏至

帝下兵部議大司馬白公覆曰今勦流賊必須宥
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況賊首王彪已得又
招撫四_卅餘萬則李鬚子雖未即誅計亦無

能為矣宜行忠等如土兵已到仍嚴加約束
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
者從宜區處不得槩輕妄殺

帝是之

乙未賜勅獎諭

勅曰得爾奏自今年正月以來各處在山流民因
見調集官軍土兵及給榜開諭聽回原籍免罹鋒
刃悉皆攜挈老少出山晝夜不息報數紀名者四
十餘萬其無名貼戶不報官者數又加倍慮恐土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四

兵中止未免人懷二心不冒散去等因具悉此爾
善于用謀是以不勞兵力而流民去者輒已過半
朕深喜悅勅至爾務在同心計議從長設法一面
催促原調官軍土兵分據要害督令把總等官嚴
加操守一面差人分投招撫務令各處潛住流民
盡數散去或行沿途官司差人護送或出給口糧
賑濟俱要責令回還原籍復業不許在途延住及
逃往別處聚集為非果有稔惡不悛黨附賊眾不
服招撫之徒聽爾等相機進勦務在斟酌停當計

出萬全使地方寧靜保無後患庶副委任之重爾其勉之故勅

先是吏科給事中毛公志議撫流民

帝即命志自往撫招諭經年僅二三萬計並未聞一方解散公出甫三月而散歸復業者四十餘萬

帝乃逮志詔獄五月甲午六科給事中虞瑤等言志亦有招復人戶但差少耳況志止以招復為名而忠則有勦殺之權忠之威名位望加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五

志百倍不待施設足以懾服流民之心宜忠之招復多且易也若輒罪志在志固不足恤竊恐天下傳聞不謂責其悞事而謂責其進言其於盛治不無少累伏望曲貸志罪俾還舊職

帝以志方命誤事黜為民責瑤等勿比回護本當治罪姑宥之

四月大敗流賊于山前

時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五萬分屯八路進

勦公與李公移營駐房竹界調度有嚮導土
人費牛兒報賊聞官軍至俱徙匿深山留精
銳數萬為力抗計公與李公嚴督前哨土兵
繳也等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
餘人賊遂奔入房阜山中公曰石門庸城房
阜諸山皆賊藪其出入所必經者且多險可
伏兵仍密與李公簡銳兵六千分兩翼埋伏
仍約諸道軍一聞砲聲齊發夾擊有先期泄
漏或後期不發失誤軍機者皆斬令既定乃
發時故令馬皆解鞍散牧山前以疲卒守之
賊鬪狀擁衆出掠而信砲勃發諸道軍四面
環攻之賊潰奔伏起斬首二百餘級生擒五
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分遣
歸

復廣招撫

時流民猶劫于李鬚子之威多阻險自守諸
將請分勦公曰不然盤庚士民猶安土重遷
詔告再三然後徙矧此習為盜者乃復簡遣

父老入山曉諭限以旬日散歸若仍負固不出勤無赦流民感懼出山歸者又五十三萬八千餘人

六月壬子擒李鬚子小王洪

時李鬚子小王洪率衆劫掠如故公與李公嚴督諸道軍防守要害俄有松山路義兵張文用報賊于二更時突出殺死官軍燒毀營寨前據營城山時連雨螭蟻溪漲難進兵公乃移營近溪布橋于溪上戒令湖廣按察副

使余公珣督同都指揮李震帥兵設伏候賊渡溪即發信砲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果夜至諸道軍遵令大戰墮溪死者千計公與李公乘勝督諸道軍入山併力奮擊李鬚子擁衆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擒之并擒小王洪等二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口三萬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充發隨住

七月甲午捷聞

略曰荆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

深地廣易為屯聚自洪武初

高皇帝命申國公鄧愈芟平之後禁無人入永樂
迄今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今臣奉
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 旨省諭
遣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
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山者
又莫知其數其賊首小王洪有衆五百屯釣
州今改禹州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竹山官
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鷓勦首擒二賊餘多
散亡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族
屬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槩行戮恐
傷至仁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
計可得軍五千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
庶恩威並濟反側永安矣

已亥賜勅獎諭賜金幣

勅曰得爾奏四月以後日期不等調集各路官軍
土兵分據要害給榜曉諭陸續驅遣聽撫流民九
十餘萬入山搜捕負固不服賊人斬獲首級一千

二百五十一顆生擒賊首李鬚子等并家屬一百九十八名口編發各衛充軍隨從賊徒五千一百三名及隨住家屬二萬三千六百三十一名口獲到兇器三千四百餘件具見謀勇深副朕懷茲特降勅獎諭勅至爾即將未散流民并未盡賊徒設法撫捕務令地方寧靖然後計議經久之策具奏來聞其已散流民須行移各處巡撫巡按等官督令所在官司照例安插存恤毋令失所爾其欽承朕命故勅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九

獻捷者李公子昇及集勝公各賜爵一級于是昇以百戶晉副千戶集勝公以鎮撫晉百戶俱隸錦衣衛而賜公織金衣一襲鈔三千緡

八月子經舉順天鄉試從子綱舉浙江鄉試怡菴公治書年二十一歲由官生入國子監中順天四十九名典試則諭德王襄敏公獻侍讀尹文和公直時齋公治書年二十六歲由

嘉興府學生中浙江三十六名其監臨則御

史郭公瑞

十月流賊平

時李鬚子小王洪雖擒而餘孽未靖公與李公復督諸道軍移營入竹山諸處分方撫捕又省諭出山復業男婦劉興等五十萬七千七百名口擒獲賊首王安王通等二百八十六名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戍張凱等三萬三百餘名口奪獲器仗二千三百五十馬牛羊一千八百五十餘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十

十一月已未捷聞

時李公又遣昇同集勝公來獻捷又各賜爵一級于是進昇錦衣正千戶集勝公錦衣副千戶

辛酉疏陳善後十事

一 荊州襄陽河南南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介山地間者十四 國初禁不許入自禁弛致流民嘯聚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盡逐其未附籍者恐

班師後嘯聚如故昔

英宗皇帝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榜諭凡已獲業者復其家三年悉蠲公私逋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執付三司枷示一月全家謫戍為逋逃主者民編口外軍調邊衛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鄰佑連坐在逃軍匠囚徒戍邊衛

一河南之盧嵩永寧內鄉浙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洵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多礦故流民以竊礦聚巡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以分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枷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者連坐

一南漳縣之石門穀城縣之高頭山鄖縣之南門竹山縣之上官渡四莊坪遠安縣之南襄城內鄉縣之順陽堡浙川縣之荆子口黃鎖裏嵩縣之下陽堡馬槽洞洵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而黃鎖裏尤要益以一百人每二堡

委一指揮提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瑾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政統之又南漳縣之金廂坪方家堰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營歸州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淅川縣之花園頭嵩縣之沒大嶺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銓官鑄印令各郡僉弓兵巡詰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洵商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

一漢西郡屬商洵鎮藍金州與四郡鄰而陝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嚴禁約必越界起患今漢中副使梁覲職專撫民都指揮吳榮職專緝盜乞令覲兼理西安屬邑及江漢要津令榮往來防禦凡流民不得過渡竊礦犯者懲如例其夔州府大昌等縣亦鄰荆襄宜行

四川鎮巡官一體防究

一 所留惟襄陽衛備禦清浪廣西二班戍卒及
荊州三衛襄陽一衛漕卒凡四千九百餘員
名自守堡外餘三千并舍餘六百指揮譙王
領之荊州三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張高領
之南陽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王勇領之與
新設各堡聲勢相助以禁遏進山流民其衛
官分屬柴政李瑾各聽撫民官點閱前遣官
軍仍勅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

一 近增分守參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震提督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十三

指揮王勇張高并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
立興山縣止一里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
宜取回而撫民官興山縣俱宜裁革

一 荆襄德安三郡舊屬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統
轄然湖廣既有巡撫吳琛去荆襄非遠而總
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以是統體紊亂事機
牽制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撫鎮官仍督
守巡撫民官嚴杜流民竊掠南陽仍令河南

三司守巡官防究

一湖廣參議段慎副使余洵河南參政孫洪僉
事顧浩俱奉專 勅撫民緝盜然荆襄南陽
河南四府流民俱盤據山谷視漢陽汝寧尤
難乞行嚴禁流民不許入山仍時巡房竹嵩
浙及新建司堡防遏有便宜則奏聞區處誤
事聽撫按糾舉

一自鄉都老戶原種土田外凡流民所棄平川
土地務令府縣官吏履畝檢查洪武初原額
稅糧分授主戶丁多及田少之家承佃補納
若山谷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禁
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為屯田及王府官莊
違者重究奏入

帝命這處置的事都准行

丙寅勅止還京詔暫留荆襄撫制

時公以流民散歸流賊擒滅土漢官軍俱盡
發回一無所事請即復 命

十二月癸酉獻俘

先是公會鞠首惡李嗣子等二十三人坐謀

反擬凌遲鄂福名等五十三人坐謀叛擬斬
家屬楊五兒等五十三人擬給配功臣為奴
大司寇陸康僖公瑜右都御史李襄敏公賓
大理卿王恭毅公傑會奏李鬚子等聚眾作
亂無足矜疑但其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宜從
輕典

帝乃發三十四人戍邊一人給配婦女送浣衣局
辛巳命安插流民

時以星變求言於是文武大臣英國張恭靖

公懋冢宰姚文敏公夔等會疏時政二十五
款內一款言荆襄流民連年被逐死者無慮
千萬甚傷和氣況所奏招出一百五十餘萬
亦恐無家可歸不過四散而已乞遣官分諭
額回者官即遣之無依者令附籍如例免差
五年妻子奪于官軍者悉追給完聚

帝命荆襄撫出流民仍令項忠檄原籍官司安插
毋令失所

成化八年壬辰公年五十二歲在襄陽

帝謂巡守官兵未定不宜即回勅曰得爾奏荆襄南陽諸處流民賊寇俱已盡絕地方寧靖軍馬已散回原衛爾欲行回京等因具悉但慮新散流民或有潛藏各處因見爾等回還貪戀地土去而復聚其中未盡賊徒或面從心異亦有伺隙而動者勅至爾須俟設立官兵分撥軍馬巡守已定差人遠為緝訪如果地方安妥具奏待報然後回京仍先將累奉勅書及今次詔例移文各處官司遇復業流民加意撫恤毋令失所爾其欽承朕命故勅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十六

二月己巳自陳乞休不允

時有星孛於天田千戶吳綬怨公奏取還京而大司馬白公亦因先撫荆襄流民一擒劉白詭稱盡平論功陞賚踰年復亂自公出不旬月而先後散歸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五十三名口擒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顆編戍一萬二百四十三名隨住五萬九千三十五名口遂生疑忌而又惑綬譖揚言星變乃荆襄殺戮太過所召致彤文武會疏公即抗

疏力辨乞骸骨略曰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璿經略安撫雖嘗移文散遣柰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月猖蝟起行劫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李鬍子小王洪王安抗殺官軍燬掠城郭鎮巡等官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接踵敗衄荆襄騷擾甚於楊么伏蒙

皇上錄及庸才

勅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勦受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十七

命以來夙夜皇皇懼瘵厥職幸而

帝德廣敷天威遠震沉荆襄與陝聯屬而寇黨熟臣威信故臣初宣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強賊亦有可平之機乃被參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臣具本奏勅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見民散難遏遂攜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僉謂

帝曰 怙終法當勦蕩臣猶以安撫為心仍行招諭
又散出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
然後入勦夫莫非民也劫掠人財故謂之賊
今衆至百五十萬結成巨黨殺傷官軍據法
皆當勦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將姑息而坐
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存而
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
五人克戍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
萬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
歟臣總督軍務實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絕
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身亡家之禍誰則
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不仁不
忠為是殘殺哉惟臣才識膚淺不達時宜處
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天恩早賜放歸田
里以消物議以弭天災臣不勝惶悚哀祈之
至疏入

帝曰卿其盡心所事以副委任毋恤人言所辭不

允

三月庚子疏申招撫

公言荆襄流民先多遣歸復業顧所在官未必人人加志而勞來安集全倚守令蓋惟守令最親民耳乞勅各撫按守巡官督率有司照例拊循優免糧差查給田產使未復業者皆慕遣歸之樂深悔流離之苦而又多方宣諭早還故鄉毋俾失所復貽後患

帝從之命戶兵二部速再申飭

四月丙戌被論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十九

時兵科都給事中梁璟言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督軍務諭令罔及非辜時王彪就擒盜且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酌量驅遣劫掠者始行擒勦顧乃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既遣捕無籍及為盜者而見在附籍居民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復縱兵驅逼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彗出旱傷未必非其所致且寬以

姦邪小人簡侍親藩自衍撫治流民之策忠
為所誘伏願察盈廷之論正濫殺之罪奏入
帝曰荆襄未寧內外皆以為憂今項忠每將流民
祛散了你每如何有許多破調他所言出于偏見
不准

癸巳兵部尚書白圭請覈功次

圭奏項忠所上功次文冊與李震所報名數
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奏潼關南陽官
兵前後擒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十

今冊開斬首王洪等級不註何人致百戶孫
廣民壯馮雲等互相爭辯又生擒張全等二
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皆可矜又
所報被創軍士止十五人而陣亡者反十八
人使賊果聚眾抗敵則官兵損傷豈止此數
又豈有陣亡者反多于被傷之理請移文巡
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的數
方可論功陞賞奏入

帝曰不必再勘只依項忠每奏報文冊陞賞

乙未召還京

勅曰荆襄事情既處置已定勅至爾即星馳回京
總兵官都督李震照舊鎮守湖廣地方故勅

五月戊午晉左都御史賜金幣

時論平亂功李公震加左都督劉公潔擢浙
江按察副使張寬擢雲南僉事其餘照例陞
賞有差集勝公陞錦衣正千戶復賜公鈔三
千貫大紅紵絲衣六表裏

六月乙酉再自陳乞休不允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

時公接張英國梁都諫白司馬疏讀之具疏
力辯復乞骸骨歸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
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贊宸聽今廷臣之
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
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
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
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
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
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

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鬚子王洪燃燼煽禍千
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 命總師與李震
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
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
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
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
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
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
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

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
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嚙聚揭榜諭之
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
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
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
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出早傷亦
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
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鬚
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輩去不錄

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
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
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
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
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
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
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
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
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
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以終天年以
謝人口微臣幸甚奏入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
奏章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苦退避所辭不允
九月戊申疏論湖廣僉事尚褫參議段慎陝西

副使梁觀河南僉事王齊

初公受命荆襄流民仍便附籍乃巡撫楊公璿恐以肇亂累已疏請遷發各還故土以危言動盈庭而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皆附璿議故有遣還原籍之旨然而非公意公不得已檄各有司招撫復業湖廣僉事尚褫恐散無所歸患且不測具呈于巡撫吳公琛請裁處吳公怒其猶豫以報公公乃奏褫掠美市恩歸詞避事及慎覲齊不亟奉行之罪乞再勅各撫按官申明禁約凡流民願附籍者聽住願復業者遣還毋互相退託致貽後患大司徒楊莊敏公鼎覆從公請帝是之蓋公奉命編遣不無道亡而褫等又故緩其事故疏劾而戶部竟置不究

成化九年癸巳公年五十三歲在襄陽

十月戊戌召還協理院事

庚寅從子組生

是為南湖公字用之乃安世公第四子江西都事湖濱公鑄父丙子貢士承湖公元濂祖

十二月癸巳還朝賜金幣羊酒侍

經筵

癸丑考二品績

誥授資政大夫贈祖景亮父衡俱都察院左都御史祖母姚氏繼范氏母翁氏繼鄧氏妻劉氏封繼室鮑氏俱夫人

成化十年甲午公年五十四歲在京師

九月乙卯孫鏞生

是為東甌公字秉容乃怡菴公長子錦衣千戶少甌公元濬父千戶世芳刑部主事承芳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五

海寧指揮瑞芳祖錦衣百戶俊卿曾祖

十一月丁卯改刑部尚書

大司寇王恭毅公槩卒推公代疏辭

帝曰卿歷練老成故茲簡任不准辭公始拜命十二月丙午改兵部尚書

大司馬白恭敏公圭卒又推公代復疏辭

帝曰卿熟練軍務特茲簡用不允辭公始拜命履任後日簡賢屬以自輔圖大展所蘊而職方

司尤屬樞要乃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
容為郎○初大司寇缺

帝以命公乃大司馬又缺

帝曰目今多故此缺豈可久懸以詢大學士商文
毅公謂在廷誰可代者商文毅公力薦公彭
文憲亦言公最習兵乃改時左司馬李公震
已考九年績食二品祿資俸莫之先者謂必
屬已不意屬公顧其仲子聘于公一日李公
愠見公呼曰親家既到刑部也罷何必又鑽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六

求此公笑曰此果鑽可得也親家曷不鑽踰
月李公疽發惱後尚強力朝參諸卿亞戲之
曰惱後發瘡因轉項李公曰心中謀事不知
親衆改曰胸中有病不知疼蓋右司馬滕自
明公昭時以內艱奪情理任故云胸為凶疼
為滕雖對未切而事則相關此尹文和公所
記

成化十一年乙未公年五十五歲在京師

正月癸亥大祀

天地於南郊遣分祀西嶽

戊寅䟽選團營兵

提督團營總兵官定西侯蔣毅敏公琬請會選十二營精銳每營二千以備征調下兵部議公言團營兵馬先向選定遇有征調全營啟行例也今欲各營選摘未免紊亂騷擾宜令量選精銳別作一等仍於本伍操候

帝曰團營兵俱要精銳有老弱者即令該營選補不必更分等第敢有投托役占者奏知重處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十七

己卯請防甘肅屬夷

其略曰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干計反側不常雖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謀報瓦喇訥吉帖木兒擁衆駐近哈密糾合速檀阿力大舉搶掠恐諸夷多復內應又土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北虜馬駝迤歸勾速檀阿力入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名位稍輕未足懾服安輯宜別推

武職重臣才壘素著熟知邊務者馳會酌處
帝謂重臣未可輕遣惟勅甘肅總兵官都督趙政
巡撫朱英熟思審處以安反側以消後患

二月丙申覆請護遣土魯番使臣赤兒米即

時赤兒米即奏魯番與赤金蒙古素相讐殺
乞差官護行又言速檀阿力雖得哈密城池
止以物產充朝貢旋自悔不暇今各額留家
屬為質請 勅歸諭獻還金印以求通好下

兵部議公言赤兒米即詞多文飾且非速檀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八

阿力本意斷難遽信然遣人護送出境自不
可已

帝曰速檀阿力若能退還哈密地方朝廷自有厚
賞其使臣令甘肅鎮巡官差人護送還國毋使失
所

乙巳覆止延綏鎮守太監張遐敘功疏

先是紅鹽池擊虜獲功將士內有婦女幼級
者例賞不陞張遐乃違例代衆乞陞公不可
謂下情雖悅如名器太濫何

帝曰卿言是前陞賞厚矣何又復陳令張選省論諸將士務用心殺賊俟後功

已酉命充讀卷官

三月辛酉請勞大同總兵官彰武伯楊信

初虜自尖山墩西空入寇楊威毅公督參將李鎬遊擊緱謙率兵追勦至聖山兒瀘西敗之又追至響水河及尖山西空大敗之斬首九級獲夷馬十二匹器仗二百四十六件捷

聞公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二九

帝賜獎諭從之

戊辰覆嚴清軍

時英國張公言團營浦軍數多乞行省直嚴限清勾下兵部議公請循正統天順間例分遣御史督令司府州縣逐一清解聽本部查考分數十完其三者為最不及為殿具奏黜陟

帝從之

四月甲申請諭建州夷

時朝鮮王李婁奏建州毛憐等夷侵境不已乞戒飭之下兵部議公謂朝鮮世受封爵尊事朝廷曩以建州李滿住擾害特出師問罪今李滿住遺孽既已歸順而報復朝鮮舊讐宜勅建州頭目卜花禿額若捏等重加省諭令悔過睦鄰自相和好

帝從之

五月壬子覆巡撫甘肅都御史朱英禦夷疏

朱恭簡公疏陳區處邊夷七事下兵部議公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十

分條覆奏其一移土著英欲徙甘肅住居夷人于關洛以免交通漏泄誠預防至計但戎心易叛難服人情安土重遷一旦無故使移恐啟彼疑致生他變宜輒加撫諭俟寧日議遣其二安流離英欲將哈密殘夷隨土魯番使臣入境寄住甘肅者輒送腹裏撥地給糧以俟發遣蓋以哈密既被土魯番吞併正窮無所歸但昨赤兒米即力求歸諭速檀阿力退還土地金印雖不可必然須俟其還奏果

哈密已復方可與土魯番一體遣歸若未復
宜令臨邊暫住其撒馬兒罕等遠夷聽撥官
軍護送出境其三簡貢使英欲行禁土魯番
等遣使入貢時不許夾帶別夷混擾邊境傳
報消息請 勅守臣譯諭今後不許仍前夾
帶亦勿因而槩阻其有不因貢獻輸款投降
者照例送京裁處其四補營官英欲於京營
及各都司都指揮內推擇六七員分發把總
管操但各官原有職守且不習邊事況與

邊將不相統攝未免牴牾宜就邊衛中遴選
以聞其五補官馬英謂甘肅產馬地也買補
何難但價無從出宜於太僕寺請發江南馬
價八千兩赴彼收買仍以西寧洮岷茶馬送
給不足另處其六防奸細英欲令甘州都司
將舊夷館重即繕治遣官設譯以待貢夷并
禁軍民交通漏泄其七謹烽候英欲於衝口
擇高聳有水處增築墩臺撥軍哨守庶烽燧
相連倉卒有備此二事皆可允行者

帝詔如議行

辛酉請諭安南國王黎灝

先是鎮守太監錢能欲通安南令指揮郭景齋勅往諭不由廣西故道徑取道雲南於是安南國王黎灝亦遣陪臣何瑄等齎疏繳奏借言遁解龍州囚犯隨景由雲南赴京索夫六百名支會鎮守總兵沐武僖公琮咨至兵部公言雲南自

祖宗朝以來不係交人貢道即欲遁囚豈欲輕假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二

請勅琮移諭彼國本犯既屬龍州宜解廣西監候奏請懲治不必假道來京仍令琮練兵守境以備不虞

帝從之

乙丑請稽團營月糧

自戶兵分曹彼此莫知實數公一至部即取團營軍冊糧冊親自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耳伍既虛

而餉不縮敢曰吾非度支也坐視彼輩乾沒
邪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不
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糜抑恐戎行愈
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

帝命公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來說

六月丁酉定都指揮宿娼調衛例

時河南都指揮僉事高福罪犯奸貪顧律例
軍職宿娼調衛乃指揮以下者而都指揮以
上則無之公乃疏調福于湖廣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三

帝從之著為令

甲辰覆止湖廣總兵左都督李震洗夷疏

震忿諸苗之流毒也奏沅靖諸衛控制川貴
廣西各夷頃見蔡溪清水江諸苗出掠獲利

互効蜂屯千萬成羣殺掠無算臣已調兵防

禦但衆寡不敵卒難成功請照先年靖遠伯

王驥例統調京營會同省直土漢官軍刺期

殄滅使無噍類下兵部議公力陳其不可

帝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要在邊將羈縻得宜使

不敢越境為亂而已曷嘗以殄滅為快其令震等
與川貴廣西參將土官各督民兵分屯要害以備
之仍相事機彼或肆行拒敵則加勦殺或聞風畏
威則加撫諭若將來賊勢杳熾必欲統調官軍宜
俟轉輸既足具奏裁處

庚申止復三衛馬市

時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夷日詣邊援先年舊
例乞開廣寧馬市遼東總兵都督同知歐公
信具疏代請下兵部議公言三衛為北虜滿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四

都魯所驅各離巢穴潛避近邊故亟求開市
以濟目前宜令信諭以不可且俾還故地
帝曰三衛馬市久罷不許果為北虜所迫暫令於
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即還故地

十月癸巳覆南京御史任英輪操委官疏

南京御史任英言南京營軍日操不息致多
逸亡乞更番如此且言試用把總惟憑一時
武藝多不得人下兵部議公言營軍番操須
行南京內外守備酌報其用把總宜訪謀勇

兼採騎駉

帝曰練習士馬國家重事朕於嚴冬盛夏已閱其勞而休息之使復更番恐益愆情仍令如前常操或遇風雨則免餘如議

十一月丁巳賜幣

以冊立

皇太子禮成賞紵絲二表裏

成化十二年丙申公年五十六歲在京師

正月戊午大祀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五

天地于南郊遣分祀北鎮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好為逢者言宣德中嘗

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

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

忠宣公大夏為車駕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

公先檢得之故自匿都吏檢之不得公復令

他吏檢三日終不得劉公祕不言會臺省交

章諫遂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去劉

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

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貨何益蓋此一時
弊政大臣當切諫者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拔
其根猶追究其有無哉公聳然再揖而譏之
指其位曰公連國體且陰德不細此不久必
屬公矣○按此尹文和公筆諸郊外農談者
而孤樹哀談大政記皆錄之顧考國史則
弗載且無取水程之命亦無交章諫之文又
考忠宣公志傳所匿者乃永樂中征交南調
軍籍非宣德中下西洋水程卷也乃成化十
六年余肅敏公為大司馬時非公在位時事
也其三保太監乃鄭和以三往取寶故名三
寶非王三保也然文和為怡菴公鄉會座師
且與公同朝似非託筆仍錄以存疑

癸酉覆酌兩廣總督吳琛敘功疏

時大中丞吳公琛以成化三年至十年兩廣
斬獲苗夷功次乞循例陞賞下兵部議公言
兩廣用兵以來陞賞歲動萬計然皆

朝廷

命將出師奏捷凱還者今琛所敘皆陸續斬

獲零數與前例殊若照前斬獲三人例卽陞一級則其地軍興未已陞賞何極若槩不錄恐土達官軍或生怨望後難調征今擬達達官軍六功以上者三十四人各陞一級仍加賞三功至五功者一百六十人陞署職一級其二功以下及各土兵不論功級多寡俱不陞賞惟陣亡二百四十四人不分土達俱陞一級

帝命依議行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七

二月壬午覆裁大同首功例

大同總兵彰武伯楊威毅公以昨春官軍斬獲酋虜二十級奏列領兵督陣奮勇當先并執旗牌等官軍共六千二百四十三人乞照例陞賞下兵部議公言功少人多豈容冒濫宜依律以斬首一級為首十三人并陣亡者四人俱陞一級為從又陣傷者十人加陞仍賞為從九人及陣亡者六十四人止給賞其餘六千一百二十八人俱不許

帝從之

三月癸丑請勅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張瓚經略播苗

先是播州宣慰使楊輝奏所屬天壩干地五十三寨及重安長官司凜溪諸寨屢被苗蠻佔據乞令湖貴鎮巡官會師征討下兵部議公請勅四川巡撫張公勘報至是報如輝言第輝久致政其子愛尚幼請起輝任事選調土兵會同湖貴征勦公言輝土官也難獨委兵柄宜令巡撫張瓚駐播州督理其事并勅輝暫起土兵振揚威武遣人諭其速還前地如不從即進師一應調度方略悉聽瓚便宜裁處

帝從之

丁卯請禁流民入山

時荆襄流民復聚且糾所在安置回回達達假販馬為名侵擾道路往往投附鎮守太監府湖廣巡撫劉公敷請令提督太和山監丞

韋貴兼撫流民并防草竊兵科都給事中章
鎰參數欲諉利害於人下兵部議公言荆襄
諸山聯境四省不相統攝故敷欲貴兼理意
在責成一人就近巡歷雖其辭似以利害諉
人終是防微杜漸宜從所請令貴分守荆襄
二郡屬邑及南陽郡浙川內鄉二邑

帝從之

四月丙戌覆兵科都給事中章鎰疏

略曰鎰言乂加思蘭及土魯番吞併哈密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三九

臣先今晝夜區畫豈敢置之度外其言都督
鮑政誠老且疾宜簡歐信周賢中一人代之
其言揀選團營宜候清理日議行其言團營
託故退回大營者宜令官月支米一石餘俸
減半軍月支米止三斗庶使人知警愬其言
稽勘次撥官軍戶部已委官查理待報處分
至欲遣大臣巡邊宜出宸斷

帝曰團營退回官軍俸糧仍舊果有託故者依擬
減支遼陝宣大諸邊止勅各巡撫都御史加意整

飭一一具實奏報

丁酉會覆監察御史薛為學防邊疏

時薛侍御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亂加思蘭自稱大師逆謀已著一旦入寇變起倉卒勢難制馭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星隕占皆兵象乞勅文武大臣詳議早備下兵部集議公執管謂十二團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薊鎮告急即刻啟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

量預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輒傾守備各官私役戍卒佃作自疲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頽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戍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榨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後用又宣大獨石龍門并朔代偏頭寧前開原遼陽俱臨邊境虜自去歲進貢遠離邊牆奸謀叵測沿邊將官多擁兵自衛互相推

託宜令各鎮巡總兵定議如偏頭有警延綏
東路大同西路雖非統屬必須策應朔代有
警偏寧南路宣府中路雖非管攝隨當掩襲
宣大遼左有警本處左右前後副參遊守互
相邀截即將出援官軍總數及將官職名星
馳奏聞其他近朔代如繁興岢嵐諸邑近遼
陽如海蓋金復諸州恐虜糾三衛竊掠未遂
必駐營要地散入各境宜令一體隄備嚴督
訓練庶免後艱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四一

帝從之

五月癸卯看詳生員何京除戎器疏

時生員何京以將才舉建言改造利器下部

看詳公言京欲以今神銃製為牌置九鎗于

上命曰神銃牌又欲以今團牌去刀用弩而

弩之矢淬以毒藥命曰連三藥弩牌又有所

謂礮車及九宮牌鎗與哨嘹諸器宜令工部

給京工料委京監造每件各一完日并京送

至團營放驗且京本儒生有志軍旅四上章

奏萬有餘言使歷戎行可裨戰守宜令團營
總兵提督官處視掾史例給糧錄用俟邊方
有警隨軍自効

帝從之仍命工部給工料造器械各一送營試驗
丁巳定淨軍逃回例

先是中官王彪等七十六人戍甘州諸衛充
淨軍以遇赦釋歸還京內有王中等三十八
人則赦而不原乃越關逃者例應死公廉實
以聞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四

四一

帝曰王彪等既赦俱發南海子種菜至是寧夏諸
衛淨軍陸表等二十三人亦越關逃至京公
引近例以請

帝曰此輩私擅越關事宜究問姑宥之并中等俱
編充海戶

六月己丑覆分守獨石參將李剛禦虜疏

時剛奉 詔陳禦邊方略謂北虜結搆犯邊

陰誘朵顏三衛為嚮導然勢本烏合外附內
疑宜覘虜將入預行反間故造與三衛往來

暗約機密疑似口辭廣布虜所出沒之地如
云誘爾入塞諸兵反攻馬牛輜重隨彼截奪
庶足攜其心而渙其黨且三衛巢穴俱在迤
東儻避其侵掠必引而西恐宣大受敵最先
然與京師聲勢連絡賊乘銳鋒利在速戰我
軍慎勿輕出沿邊堅壁清野使進不得逞退
無所掠衆難久合勢必漸分然後諸軍犄角
追勦一軍克捷羣醜驚奔虜如決意內侵須
令京軍迎擊當前邊兵邀擊斷後庶首尾夾

攻可滅百年之憤矣下兵部議公言用間之
術兵法固有之但 朝廷制馭四夷懷遠以
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倖成功且法莫密
於間未發先露兵家所忌惟遇虜入寇內外
夾攻所計良是但軍機妙用運在一心量敵
應變決自俄頃萬難遙度慎勿輕談諸凡宜
俟臨期參酌具聞區處毋先洩令得共窺也
帝從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玄孫德楨編

成化十二年

七月庚戌定團營遊軍例

時總團營英國張公以省直入衛班軍有頻年失伍拘攝不至間有至者法僅薄責以致脫亡踵接乞視景泰初例量期久近或發近邊罰操或發遠邊瞭哨及督令所司住俸勒解下兵部議公言京操班軍承平日久名雖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一

調集實鮮訓練加以工役煩勞箠辱逼削其脫亡似非得已况習故偷安人莫知懇誠亦不可再姑息者但時有緩急事有經權景泰初虜警方熾內外驚疑邊城缺守禁旅乏人蓋時方事急暫用重典以肅軍政雖嚴非苛天順後狡夷革心內外安堵或科罪罰工或補操罰班蓋時既事緩恒從輕典以寧衆心雖寬非縱今如峻法痛繩儻激意外惟量情損益庶可永行自後凡缺一班者仍准舊例

罰班半年官一班軍二班不到者發附近昌
薊罰班半年餘各量其久近遍發宣大各邊
有差其既上班而逃自一次至三次准缺班
三等定數遞減一等科斷不獲者行清軍御
史督令所屬住俸立限勾解補

帝命如議行

乙卯覆鎮守代州都督僉事劉寬增兵勘疏

先是寧武守備都指揮鄧亨于昨歲正月奏
官軍數少乞調指揮馬麒等官軍協防公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

行劉寬同各守巡官酌議以聞于是寬會三
關兵備副使蔡公麒偏頭守備戴廣及亨議
得偏頭關西隣延綏東接平虜寧武關西鄰
神池東接陽房鴈門關西鄰寧武偏頭而廣
武為要東接紫荆倒馬而白草溝為要正統
景泰中北虜節入各關搶掠甚慘郡志亦云
外繞羣山中開平壤古戰守區也論目前則
偏寧之要害固相甲乙計永久則鴈門之阨
塞斷當戒嚴查得常操并輪操官軍在偏頭

八關見止四千八百四十餘在鴈門關見止三千六百餘而寧武關則止有輪操官軍民壯一千六百八十餘以上除分守各堡各口各墩臺哨瞭外所存者皆不及三之一儻遇萬虜突入誰為戰守先年巡撫李侃奏調山西都司屬衛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併力防守近都司江湧俱各討回三關兵勢較往去半況今虜部日衆奸詭難料三關兵寡實恐誤事復下部議公言三關偏頭最要寧武次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

鴈門又次之原有額設官軍防守但山川聯絡烽火相通一隙有警彼此皆愆故各將凡遇秋冬不問緩急互執衝極緊請增兵今寬要將山西腹裏衛所屯差空丁及新軍盡數查發各關駐守誠防邊至計但腹裏既盡空虛賊盜或起不測將何調用請下巡按御史公同三司官逐一再議處置停當速行回奏

帝是之

八月庚辰會覆定西侯蔣琬外城屯田疏

時蔣毅敏公言

太祖肇跡南京都城外復築土城為護城萬世不拔之基也乃北京至今無外城正統己巳北虜長驅直抵城下軍民奔竄城窄莫容此前事之鑒也況西北一帶舊址獨存若行勸募加以工罰不日可成又養兵莫善於屯田今竭東南民力漕運以實京庾又竭畿輔民力飛輓以供邊餉兵民兩困乃屯田之利久未徧舉且宣大緣塞膏腴土田無慮數十萬頃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

悉為豪強佔種租稅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內郡其八府良田又被勲戚妄指拋荒混行奏討脫使關邊有警內郡何由接濟運河有阻京師何從取給乞差剛正科道官二員視甘肅增糧事例檢勘禁約下兵部會廷臣議公執管謂外城之築頃因陝州判官葉培獻議奉旨候年豐日區處今琬復計及此但目前水旱頻仍京師米價翔貴且濬河修陵工役未止稍俟息肩即行鼎建其屯田之制陝

西寧夏邊境以宣德中參政陳琰之言遣官
檢量定額而八府土田成化四年以給事中
丘弘言嚴禁妄乞惟宣大內外閒田如琬言
請勅遣科道官會同撫按及三司檢覈開闢
帝從之

乙酉覆薊鎮總兵右都督馮宗增戍疏

宗言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通 勅臣整
兵以待蓋三衛向從喜峯入貢熟知我邊虛
實而羅文黃厓石門一片桃林諸口虜最衝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五

軍最少且薊鎮關堡額軍舊原二萬九千八
百餘今逃及三千莫從調補乞將法司問擬
軍徒量發三五百人及雲貴兩廣逃軍潛住
境內者乞容招集至軍舍民壯乞令選編教
練秋則輪守春即歸農下兵部議公言軍徒
充發移文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軍例
已禁止曩巡撫閻本奏允四方軍民願自効
者聽收食糧乞 勅宗如例速行其軍舍民

壯俟邊情果急斟酌選取

帝從之

丁亥覆寢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造戰車疏

時李襄敏公言古者名將行師每以車戰取勝乞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車一輛榨一具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為方陣止為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精兵五千為用再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仍行各邊如式通造以備戰守下兵部議公言臣嘗督撫陝西竊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六

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輛及在京團營定襄伯郭登嘗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日久毀廢今賓復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用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兵十萬車十五萬輛致柔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是車誠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死已殆盡宋神

宗因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為備沈括以車
行甚滯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前
斷不可用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
馬步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
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
如實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榨
各十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團營驗其
規制何以馳驅如虜輕騎剽掠何以追襲如
虜阨險邀遮何以迎遏闔闢奇正之妙推挽
進退之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未幾
車成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七

帝命公同賓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
擬分車列陣以驗之既試張恭靖公會奏新
造車榨當兩軍對壘用以守城安營則可禦
矢石防衝突若追襲迎遏登高致遠履險涉
危恐非所宜乞行工部以漸造付教場操習
帝曰戰車既登高涉險不便不必造

壬辰覆覈松潘副總兵堯或處番疏

或奏西坡禪定諸寨番賊屢撫復叛毀斫橋道阻遏修葺官軍致遠近隔越不通指揮朱琳執其通事聶兒昂等三十七人為質番族聚衆亦執巡哨百戶史雄沈琳等及突入新橋堡劫掠糧運勢益猖獗尋遣撫夷崇化禪師子瑋率軍往諭之取雄琳等衆以還下兵部議公言或所奏不具被虜官軍名數必多隱匿并雄琳等失守之罪俱宜令巡按御史究問如律仍督責或等嚴加撫捕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八

帝從之

甲午覆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處土魯番疏

宋大中丞言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使赤兒米即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餘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即隨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下兵部議公言速檀阿力葛爾小夷誇詐無憚屢

遣使臣遊說搆亂宜先究其使然後出師問
罪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馭夷視若禽
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大衆流亡存者無幾縱
得城池金印卒難興復宜用術羈縻待有可
乘之機別圖議處乞行甘肅鎮巡總兵速集
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諭以赤兒米即欺誑失
信朝廷念爾小國微臣曲加涵貸免其解
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其各邊仍勅倍
加謹備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九

帝從之已而大宗伯鄒康靖公幹謂先朝無拒貢
之例宜俯順夷情許之入貢而限其名數毋
令過多

帝乃命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戊申請速京營舉將材疏

時遼東總兵歐公信奏八月以來三衛虜騎
近邊出沒傳報多端其情叵測分守獨石都
督李剛亦奏八月下旬平戎等墩瞭見境外
煙火不熄俱下兵部議公言三衛見遣猛革

帖千等五人入貢通報北虜事情但夷習譎詐多東款西掠邊將偷安恐怠事弛備又團營總兵官奉旨推舉都指揮奏坐職名擬定信地庶一聞警易便馳援今已月許徑未奏聞近且如此況邊方遼遠豈宜留心宜亟勅各邊守臣嚴督隄備伺察虜情相機戰守帝曰卿言良是京營總兵等官既會奏推舉將材何為遷延至今不報其亟整理不許違誤

癸丑定募兵冠帶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

先是遼東冠帶總旗朱敬等自言捐貲募兵各二千八百有奇而恩命僅給冠帶法難約束乞如例量加職名遼東守臣亦為疏請下兵部議公言目今邊警方劇宜暫從之募過百人已上者冠帶總旗朱敬等二人冠帶小旗沈俊等七人小旗魯麟軍餘高齡兒等十二人可遞陞一級無冠帶者給以冠帶募止七十人以下者小旗邢庚等十二人亦可給冠帶加食米一石俱令率所募兵聽調勦

寇其所募未滿百人者不得續募宜遂停此例

帝是之且詔例不停仍令募兵

丁巳請覈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晟處哈密疏
晟言苦谷降夷也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計
竊托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輒生離間頃有
同居哈密夷人傳報其將乘入貢出投北虜
今果請朝貢使狡計得行貽患匪細若因其
入京安置內地庶寢奸謀且靖邊患下兵部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一

議公言也克力自來降到今未聞叛逆若止
信傳報遽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畏然
狼子野心自不可測宜 勅甘肅鎮巡官拘
集哈密留邊使人令通事逐一譯審其各酋
部落在苦谷出入往來有無和睦也克力的
否離間若晟所奏果皆虛詞仍令如舊安集
不然即具奏處畫

帝從之

丁卯覆勅松潘副總兵堯或擅拘番夷疏

先是或遣人拘取董卜韓胡宣慰使司道官
豆劄巴堅燦等五十人至灌欲指鎮巡官計
稟邊事太監梅忠初不與知其至也令或撫
而遣之忠復以聞下兵部議公言董卜韓胡
所屬番夷性行狡猾雖許其不時入貢然未
嘗輕易拘審今或擅取入境必有私弊法宜
究治第已撫還宜姑記罪令盡心設備自後
夷情須會四川守臣熟計始行若復任意啟
釁必不輕貸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帝是之

十二

十月壬申再止廣寧馬市

時遼東總兵歐公信奏三衛又遣使賫書至
邊謂北虜以此書諭降其衆衆不肖從因請
復舊廣寧馬市宣大守臣亦各奏境外煙火
不熄俱下兵部議公請令信如前曉諭以馬
市久停斷難遽復且嘉獎其不肖背中國順
北虜之義勉其益堅臣節若欲避北虜聽於
近邊輒處否則調兵勦之仍請通行各邊守

將京營重臣整飭邊備以防北虜

帝是之

庚辰請勞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

時朱恭簡公英奏廣西猺獞自昔屢叛不服
臣念夷亦人類或可善化試一招撫待其不
悛然後征未晚也乃大書榜文明白曉諭有
額去逆效順者即定甲編戶復徭賦三年或
家業未成額還本貫者聽方張示數日即有
荔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三

衆四十詣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立山縣也
請復設縣父子見有衆五六萬額歸為民臣
同三司勘處而分守柳慶參將袁凱招出馬
平獞老五百二十餘參議謙綬招出蒼梧猺
獞六萬一千七百九十餘副使沈鏞招出陽
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俟盡帖順編戶具籍
再奏下兵部議公言英等能下順夷情施恩
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乞賜

勅獎諭

帝從之勅有開誠布信設法招撫朕甚嘉悅及地方寧謐干戈不動即同攘除之功等語

戊戌請勅防虜

時有被虜者還報北虜彼此仇殺及欲遣人入貢又滿都魯與的加思蘭殺孛羅忽及滿都知院猛可等三人情詞互異公乃言虜果自相讐殺必無犯邊之舉第今遼境累報虜日近邊尋殺三衛似無仇殺之情恐各邊守將風聞是言遽生怠玩廢弛邊防宜聽臣馬上差人賚文戒諭

帝從之

十一月辛丑覆遼東總兵歐信請擒王宣䟽

先是遼東有虜至寺兒山墩自稱涑水王宣於正統末被虜掠出今有妻孥財產不能還又歷數守將并備禦各官姓名自開原迄前屯無一爽者總兵歐公謂宣背華即虜屢導入寇宜勅各邊多方擒獲解京臬示下兵部議公言宣罪固當治若即計擒不免啟釁

況一宣得失何足重輕宜行涑水縣查勘往年果有是人被擄與否仍行各邊俟宣至日諭以恩威導其改悟不可妄舉致生他虞又三衛貢使見在宜令譯者叩宣何時出境今在何地可否遣還以報

帝曰蠢茲小醜當置度外邊將預防姦宄不得不嚴自非犯順不必以計擒取亦不必譯問來使

壬寅請防貢夷

時三衛夷遣都指揮亦吉歹等三百人入貢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五

公聞其與北虜講和請令錦衣官校密防閑之凡所賚馬物止許在夷館中與軍民和買不許以銅鐵觔角私相貿易因而漏洩機密違者報問重治又北虜自去年入貢後久無消息宜令通事詹昇譯審貢夷爾報北虜情形何故與遼境諜報互異仍令還日宣諭各部務相恭順不可陰懷攜貳

帝從之

壬子覆究松潘副總兵堯或夷情疏

時或表官軍與番夷戰於長寧堡被擄十八人
人被傷九人因言松潘至壘溪威茂衛所山
險徑曲東西千餘寨寨各數百人屢撫屢叛
近每破關攻堡時出劫村阻路乞調官民土
兵直擣其穴下兵部議公言或奏不具失機
為誰恐如前隱匿宜行巡按御史究治且令
或圖功贖罪至勦殺番賊恐糧運不繼未可
輕動再行巡撫張瓚熟議量調近兵相機撫
勦如勢果猖獗必須大征務先督備芻糧奏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六

上方略

帝是之

壬戌請禁哈密求遷肅境

哈密使臣阿兒加奏所部衆多苦谷城小難
容又其地沙磧無水實難耕牧而肅州東有
金塔寺并魏城魏里城諸地乞賜一方徙居
為便下兵部議公初其不念國恩妄有陳乞
且言金塔寺諸處密邇肅城不可聽其內徙
致貽後患請令譯者嚴諭夷使令歸語都督

罕慎朝廷閱爾為土魯番所陷窮困來降始
准收保爾宜頂戴。天恩約束所部整頓兵
馬徐圖興復不可需求無厭屢來奏擾自取
驅逐

帝從之

癸亥請禁貢夷夾帶

時馬端肅公言比年朝鮮及建州海西與三
衛夷使入貢內地奸民輒違禁以弓材箭鏃
與鐵器私相貿易乞行嚴禁還遣行人司行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七

人一員帶領通事伴送沿途約束之下禮部
議大宗伯鄒康靖公以為可請著為例公乃
請榜諭在京在邊軍民凡有故違律例私將
軍器賣與者謫戍邊遠會同館及伴送官吏
故縱者一體充戍若夷人夾帶出關事覺拘
入官給還原價仍追究所賣與者

帝從之

己巳自陳

時整飭兵備戶部右侍郎程公萬里劾黃花

鎮守備馬麟廢弛軍政宜罷公言麟任僅兩月宜令策勵供職

帝曰麟既不可用當更舉能者往代忠等妄舉其實以聞公乃自劾

帝曰守備邊關務在得人乃舉用不當本當究治但既輸情姑宥之今後務從公推舉不得徇情

十二月己丑覆整飭邊備右侍郎馬文升諭夷疏

馬端肅公以海西建州女直朵顏三衛諸夷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六

變詐叵測自後入貢乞勅兵部會同總兵

宣布恩威責令約束所部下兵部議公謂事

非著令但遇各夷入貢或有邊情宜令譯者

詰問要在明白切當俾羣夷各相感畏不得

飾詞取慢足矣

帝從之

甲午請定雲貴編戍例

時雲貴清軍御史黃本奏前清出應解腹裏

軍丁咸畏遠戍浦匿夷境乞改留本地以便

征調下兵部議公言雲貴去京萬里而遙其
人有僰人子百夷羅羅蒲蠻種類不一原無
鄉貫孰從清解間有解者非特強半道亡無
濟戰守抑且驅入夷境自撤藩籬宜 勅雲
貴清軍御史及三司官自後查出應解千里
外及其家人養子贅壻僑居年久自乞本省
充軍者留編近衛仍行原衛除名其有內地
見軍故自逃還援例告改者不聽

帝命著為令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十九

乙未覆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改勅疏

時陳公鉞奏奉命撫遼一出關而衛卒往往
迎訴指揮千百戶罪狀臣便宜處置業為量
罰馬布給授士卒今詣廣寧訴都指揮者尤
多臣欲拘之則恐誤邊防欲執之則未奉

勅旨請如前彭誼例改賜臣 勅凡都指揮

以下應執問者聽下兵部議公執不可且曰

鉞任巡撫當執憲體今軍職有罪不先劾奏

徑自科罰既違條例若都指揮原係方面軍

職法應上請拱聽處分豈得專擅鉞言非人
臣體

帝曰人臣不得專擅威柄雖有一時假以權宜者
非常法也陳鉞欲請勅自都指揮以下徑行執治
是欲專擅威柄邪所請不允

己亥覆整飭邊備右侍郎馬文升籌邊疏

時馬端肅公條五事下兵部議公言文升一
欲選永平孳牧馬內牝馬一千匹給永寧監
官軍領養三歲取二駒死則量償遼軍缺馬

頊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十

即奏給之誠為兩便宜併令山陝苑馬寺各
收壯馬千匹或二千匹印給寺監軍餘領養
二年取一駒其孳生退償聽撫按比較文升
二請定操練日期務齊一號令不許各立操
法第各邊氣候習俗不同不可刻期泥法宜
行鎮巡官各申教閱之令從宜演習文升三
謂遼軍苦於賠馬欲預籛三路馬軍月報馬
死數收軍賠馬及勿買價每季遣官賚赴產
馬處收買以為常宜行遼東鎮巡官熟議可

否以行文升四以巡撫常駐廣寧巡按官歲
滿卽代而分巡官又專督糧儲不能遍歷諸
境欲於東西二路添設憲職一員但今遼東
官衆不宜添置文升五以副參而下多後餘
丁欲檄兩司總稽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一
丁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合用如千立為定額
免其辦納之苦今宜分作三等貧弱者盡免
而把總官如京營例六人都指揮以下管事
管操者亦酌定名數令隨出入不得役使墾
土營貨違者重究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一

帝從之

庚子以再考二品績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成化十三年丁酉公年五十七歲在京師

二月戊戌請勞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張瓚

時張公奏灣溪天壩千諸苗占據田寨撫諭

不服臣于十一月中督宣慰使楊輝調兵進

剿敗走之攻破山寨十六斬首四百九十六

撫出男婦九千八百三十七公以苗蠻聽撫

數多宜量處安插仍請勅獎諭

帝從之

四月乙巳乞休不允

時公以災異乞罷歸田里

帝曰卿歷練老成深知事體宜勉修職務不准辭
辛丑疏論分守開原太監韋朗右參將周俊鎮
守遼東太監葉達總兵官都督歐信巡撫右副
都御史陳鉞

時虜毀墻入境橫肆殺掠大得利而去公以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

朗等始失堵絕既失追逐請治以罪

帝俱宥之

丁巳請勞兩廣總兵平鄉伯陳政

時陳公政奏廣西天河山峒苗頻年恃險糾

衆為亂臣文繼兵官白玉分道攻之破其寨

生擒一十六斬首九百一十五奪獲器仗三

百四十二公請賜 勅獎諭仍俾撫治餘衆

帝從之

五月丁丑率九卿疏論提督西廠太監汪直及

錦衣衛右所百戶韋瑛

汪直昭德宮內使也年少而黠徼殊寵改司設監丞超擢御馬監太監自庚得權誅後

帝欲知外事創西廠命直提督諸校廣詞刺有百戶韋瑛者本一市猾從韋太監冒延綏功得今官會故學士楊文敏公榮孫指揮瑛以故殺人為積讎所訐

帝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徃勘未

報瑛潛入京營解主瑛家瑛給瑛因具悉其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

情并所齎賄執送直直以聞波及其叔兵部主事仕偉中書仕倣姪夫中書董序直令瑛徃搜括刑及婦女慘辱備極自是道路以目盈廷類惴惴不自寧乃

帝顧益慶信之于是曹文忠公僉弟通判鼎御史黃本郭端左參政劉福禮部郎中樂章刑部主事武清行人張廷綱掌太醫院事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皆為瑛羅織告密直徑擅拘繫西廠獄榜訊不以聞于是漸凌諸公卿

而諸公卿如冢宰尹恭簡公旻總憲王襄敏公越皆執折腰禮公獨不往王襄敏方亟希代公大司馬日媒孽公直故啣公又其出也前呵橫辟人諸公卿靡弗謹避者公一日途遇之仍令輿夫中道而馳與直拱直不為禮尋以事遣瑛率諸校突入兵部封武選司門且登公堂辭色俱厲公亦不之禮徐曰

聖旨安在瑛遂目攝公而退忽一日早朝正鼓鳴

序列時直遣諸校就左掖門大呼公名公若

弗聞也者而過之已朝畢諸校擁逼公往見

直公徑出不往于是內閣大學士商文毅公

輅與學士萬文康公安劉文和公珣劉文穆

公吉奏言近來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章太

密官校拘執朝官皆出風聞暮夜入檢家財

不見駕帖以致文武百官不安于職商賈不

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農工

不安于業承平盛世豈容有此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汪直寄耳目于韋瑛乃瑛

動稱親承密旨得專禍福生殺進退盡在堂
握矯張聲勢紊亂 皇綱殘虐良善虧損國
體大為聖德聖治之累若不早為降革一旦
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撤去西廠罷黜汪直將韋瑛拿送
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梟示則人心可安天
意可回矣并條列諸罪惡而早朝凌公狀亦
具列焉

帝震怒命司禮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厲色傳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五

旨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姦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
此說是誰主意商文毅公首對曰汪直違祖宗法
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為朝
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位同下筆必有先之者萬文
康公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但不敢耳
安等同受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劉文穆
公奮然泣曰珣等奉侍

皇上幾二十年幸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

近不安何忍坐視翊等誓不與直共戴天劉
文穆公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有言
者今既奏入貶謫黜罰所不避也於是恩徐
曰 朝廷命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
具實回話如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皆曰唯恩去商公舉手加額
曰衆先生冑為 朝廷任事如此輟復何憂
盖三公皆隨侍青宮獨商公先朝舊臣恐起
上疑且慮三公或不同心故云是五月初十日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六

也次早會公又手疏草偕諸部院寺司大臣
共劾之其略曰臣等竊見汪直年幼未諳世
事止憑百戶韋瑛撥置主使以致亂政亟行
遠近震駭謹按韋瑛本柳州細人初為廣州
珠池太監養子冒授錦衣衛右所百戶後呈
身太監汪直督西廠用事說直立威泛指妖
書賍犯屢興大獄衣冠側足而立有識者謂
將起黨錮之漸臣等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容
但負荷 國恩不得不言若言而遇禍於心

無愧雖死猶生且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柰何崇信此輩竊弄權柄恐治道由茲而替天命由茲而失伏願

皇上揭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斲將汪直充發淨軍
韋瑛付法司置刑憲庶使為人臣者不敢僭
生殺權結天下怨實社稷無疆之福疏入

帝覽之徑留中不出太監懷恩等復至閣傳旨曰
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
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四公皆頓首叩謝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十七

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籍其二問為
誰恩曰黃賜陳祖生也皆闈出東華門不令
入矣昨汪直泣訴此非外廷意乃黃賜陳祖
生與鄉人楊畢通故嗾使奏耳

帝乃謫賜祖生于南京又召恩數直罪而責之罷
西廠還直司設監韋瑛坐戍邊衛諸校散還
錦衣衛○初公欲疏論直以告尹恭簡公曰
此冢宰事也尹公不從時總憲則李襄敏公
賓公又計其先六日奉旨看詳汪直韋瑛緝

訪事乃謂直奏深切時弊請揭榜曉諭矣尚
敢糾拾邪乃奮筆屬草令武選郎中姚璧持
詣尹公請署名尹公曰此兵部所撰當以兵
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以次當吏部為首
尹公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
令人詣公索草公令郎中張璧齎草送尹公
俾收以自別尹公即潛令人持草報瑛曰本
兵部做且寫旻但以次居首爾

丁亥疏陳弭災六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二六

時各鎮守撫按官屢奏災異陝西三邊同日
地震而甘肅尤甚公乃具疏修省事宜以聞
一南京為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
發宜行守備參贊官嚴加防守撫恤軍民盤
詰姦宄凡門禁之啟閉以時軍馬之操習有
節及操江船隻俱當點視修補其餘利弊當
興革者與南京府部堂上并科道官速計以
聞

一荆襄流民尚多萬一嘯聚為患不測宜行撫

按官于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槩留

一陝西三邊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諳練軍務者假以便冝使總副參遊三司等官選補軍馬儲蓄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究治臣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勅以行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元

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憚於罰班愈加逃竄宜自今五月十五日以前輒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輒令停止一神機營官軍缺少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給乞輒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冝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瓌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冝申

奏

帝曰甘肅巡撫官即會舉一員巡邊大臣不必遣
但勅令本處鎮守等官盡心整理邊務不許誤事
餘俱如議行

戊子疏論江西都司僉書劉江奉旨切責遂自
劾

先是江西缺僉書都司公以金吾左衛都指
揮使劉江補之既履任其巡按御史

以江未諳軍政輒委領操而都指揮僉事樂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十

昇則巡按所考選任軍政者俾仍掌印江欲
得印竊增掌印二字于憑復疏以請下兵部
議公言江宜遵考選例乃匿情妄奏擅增改
憑當治以罪

帝曰舊制各都司俱都指揮使掌印而巡按御史
擅委江領操乃令都指揮僉事掌印及江自請兵
部又欲罪之不公如此其各輸情自陳公乃疏江
實當罪與不當掌印之故且自劾臣狂成案

不諳事體亦當罪

帝曰江西都司既缺正官掌印兵部何不公舉廉能者以徃既除劉江又言其不諳軍政難以掌印法當究治但既服罪姑宥之

庚寅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王恕備安南疏時王端毅公奏近聞安南國時遣人潛入臨安諸境窺覘事情更於蒙自縣蓮花灘收市生銅鑄造兵器又於交界之地設偽總兵往來巡視聞江西有王姓者曾冒籍雲南應舉不得隨奔安南受偽御史職凡僭越矯妄多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一

出其謀又回鄉軍丁言交人奪占城時即欲入寇雲南今計雲南二十五衛不過萬三千人地雜諸夷賦稅甚薄所在倉糧僅支一年且比歲災荒今歲尤甚乞於各衛見操官軍內量調四千名分為二班更番戍守臨安復增按察司副使一員專飭兵備臣材庸年衰乞放歸田里以終餘年下兵部議公言交人入境探事市銅鎮巡三司因何故縱且不以聞其王姓者既授偽官提兵巡邊偽設總兵

諸不法事若遽調兵戍守恐彼生釁反得執
言如不加隄備又恐變起不測必須計慮周
密外示優恤內實嚴備宜行鎮巡等官勘議
臨安諸境增設副使及撥軍戍守應否皆令
奏聞又言恕精力未衰且近進右都御史難
遽更代

帝乃命恕用心巡撫餘如議行

甲午稱疾乞休許之

時西廠雖革朝野雖衷快而其黨競讎公不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二

置

帝且屢密召直伺外動靜更令訪一能文習國故
者使自輔有一校以錦衣千戶吳綬薦綬即
前贊畫荆襄王信軍撓法為公所奏黜者也
頗諳公移曉童疏直即召至令擬三批荅緘
進悉稱

上意遂命理鎮撫司事人咸為公危之公即力陳
衰病請歸骸骨

帝允致仕以歸

六月癸卯廷訊

時有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擢窺知直蒙
帝愛幸乃假災異陳言頌直功德云其緝捕奏釋
允合公論真足服人警衆實大臣羣臣所不
及而又請令大臣自陳羣臣考察先以草示
吳綬令轉示直直懷之以聞然後奏又有御
史王億亦言直所行可為萬世法不獨可為
一時法

帝悅命直復開西廠提督如故時直深御公日謀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三

所以首寔公者于韋瑛而綬又因以修怨表
裏搆傾必圖陷公死地久之無所撫乘江西
都司劉江事誣害公及太監黃賜謂江與黃
賜弟指揮賓稔相知而賓因浼賜遣鎮撫尤
鑑賄囑公并武選郎姚璧故得自京衛擢江
西都司嗾東廠官校發其事

帝竟下都察院而給事中郭鑑御史馮璫亦承望
直有交論公辭連興寧伯李公震彰武伯楊
公信靖州守備莊榮甘肅參將劉文及集勝

公等十三人皆公平日共事征伐者時公行
有日矣

帝命三法司同錦衣衛官鞫于廷

甲辰削籍

初汪直使吳綬韋瑛宣言中外曰項尚書素
負強項今乃貪媚至此 朝廷聞之大震怒
論罪恐不止編戍時公已頻九死不自意生
廷訊時據理法申辯辭氣慷慨不少屈掌錦
衣衛事都指揮牛循首問曰爾大臣也何交

項囊教公年譜卷之五

三四

結近侍黃賜公應曰凡交結近侍者為功名
耳為 朝廷慶信之耳臣誠不才官至大司

馬極矣儻圖固寵奚不隨衆阿新貴之汪直
而顧媚賜也既不媚直必不媚賜今賜在果
交結請訊何時何事循又曰位列樞府而與
邊將李震楊信等相往還有之乎公應曰誠
有之顧楊信是嘗奉 朝廷命偕之逐套虜

者李震是嘗奉 朝廷命偕之征流賊者而

莊榮劉文原在從征之列非不識面者能往

還盡廢乎

聖明在上臣果貪賄何更無一人發覺而獨為被
臣論劾之汪直所摘也循又曰劉江之擢也
奚故公應曰劉江都指揮使也以擢江西都
司亦軍政之常如徇情而擢其後江竊增掌
印二字于憑臣何不易之或故諱之而竟
其實請罪之也循亦語塞大司寇董襄敏公
方曰然則當得何罪大中丞李襄敏公賓曰
事皆風聞宜若無罪第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五

聖怒未解即擬歸田法止矣咸曰已甚獄成乃與
大廷尉宋公旻及循等書名具奏

帝竟削公為民調集勝公于湖廣九溪衛帶俸差
操李公降左都督閑住姚武選調外任莊守
備劉參將皆降級黃太監降長隨指揮賓削
為民而劉江則逮問詔獄獨楊威毅公蒙宥
自是商文毅首乞歸而李襄敏董襄敏以不
重擬公為御史馮瓘首論斥不越月戴侍御
擢尚寶少卿馮侍御擢大理左丞王侍御擢

湖廣憲副郭給諫擢四川參議吳綬擢指揮而戴則以不即擢都御史出怨言吳綬以告直直曰其少需果不數月佐都察院矣

乙巳辭朝發京師

公買舟而南不行傳符凡在途諸貴顯故吏謁河濱者咸辭以疾弗與接

九月至嘉

公還里以野服告謁祖父墓及諭子孫曰忠

獲咎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六

聖明敢再倖生乃蒙

聖慈保全僅落職生還 恩厚矣吾老莫克報萬

分一若葦其圖之

是月丙子孫鏗生

是為南甌公字秉盛乃集勝公長子終守禦嘉興千戶所千戶是為甲午貢士季松祖

十月子綬赴九溪衛

時集勝公奉公歸田欲單騎詣調所公曰不可汝有兄在其挈婦孫以往時東甌公鏞方

五齡怡菴公遣奉侍公而東瓶公岐嶷英敏
公授之書輒成誦稍長即通大義人意其弗
更事多方誘之矻不為動御減獲持門戶
斡如老成人公絕慶之每悅曰吾有吾孫吾
兒可無憂矣

十一月從孫銓生

是為近谿公字秉直乃頤菴公幼子終鴻臚
寺序班以先君少谿公篤壽贈南京吏部考
功司郎中是為德楨祖

頤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七

成化十四年戊戌公年五十八歲

時公引咎杜門足跡不入郡邑絕口不談往
事一惟課子訓孫暇則與里中故知少參金
公禮僉憲梅公江戴公祐知府姜公諒張公
玘輩結耆英會飲醇賦詩以樂太平餘年而
怡菴公于城北增建亭苑奉娛公

十月刻宗譜自為序

成化十五年己亥公年五十九歲

成化十六年庚子公年六十歲
從孫鑑生字秉權是為戊子貢士良枋祖

成化十七年辛丑公年六十一歲
成化十八年壬寅公年六十二歲

三月夫人鮑氏卒

時公檢橐中白金止一百九兩以授怡菴公
收應喪葬費

五月卜兆於象賢鄉

在桃花里祖塋之東

六月鳩工塋兆

時公方憂讒畏譏諸凡檢束如寒素即鮑夫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八

人之疑也或云例請祭葬公曰老臣獲罪

聖明老妻得令終牖下萬幸矣敢復徼非常寵于

身後哉

月孫鎧生

是為韭谿公字秉堅乃怡菴公仲子以怡菴
公承公廕入監登第補廕國子生終鴻臚寺

序班

成化十九年癸卯公年六十三歲

二月子綬從貴州總兵鎮遠侯顧溥征苗

時貴州苗叛

帝命顧襄恪公溥帥師討之顧襄恪公檄取集勝
公為前鋒

八月賜復職致仕

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誣執貢夷以為
犯邊諸夷忿倡亂

帝命馬端肅公往撫已而汪直請自往視鉞諂奉
直至使其子父事之因日譖馬端肅公逮論
戍及直還鉞又捏報警直請同撫寧侯朱武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三九

毅公永出討之至遼不見虜殺無辜掘僵屍
以報捷直加祿永封保國公鉞陞尚書為巡
按御史強公珍所發亦逮論戍時直勢焰熏
灼內外稍忤之者輒禍及後虜數犯邊以報
讎為詞十八年正月

帝稍悟直奸出直鎮守大同科道始交章請罷西
廠而萬文康公亦公言之遂罷西廠乃直在
大同又日凌總兵許寧寧不能堪且覘

帝之疑直也遂大相搆巡撫郭公鏜以聞

帝怒切責直調諸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于是御史徐公鏞等會劾直八大罪其略曰權監汪直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人但知有西廠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不知畏

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貢夷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遂報讎軍民橫被屠害直鉞等冒陞數百人獨王越以不預乃設計與直偕征大同暗地撥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十

兵連夜出境抵威寧海子虜家屬駐牧處殺擄老幼婦女虐張聲勢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虜積憤招結醜類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又橫被屠害糧草沿塞俱各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開邊釁者戒

帝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于是大中丞李公裕等請俱逮治

帝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啟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直為奉御王越除名編管安陸州吳綬謫戍邊陳鉞戴縉削為民餘貶斥有差又洞察公枉首命復公及馬端肅公皆兵部尚書致仕

十月子綬擢九溪衛指揮僉事

論征苗功也

十一月以致仕遣子經齋䟽入謝

十二月賜鮑夫人祭葬命進士楊循吉督造墳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一

塋

時以怡菴公䟽請欽恤如例而公則重勞民力不敢煩夫役惟請有司給工料令怡菴公董其事乃成

成化二十年甲辰公年六十四歲

十一月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先是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瑛希起用乃自撰妖言誣大同巫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以告監軍太監張善善

捕德興等羅織成獄以聞下法司會鞫盡得
瑛計陷狀

帝曰韋瑛曩罪當服上刑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
悛其亟斬之仍梟示於被害處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公年六十五歲

二月己巳諭祭鮑夫人尋葬

是日浙江左參政左公贊奉

欽遣諭祭

六月季弟文卒葬於桃花里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二

安世公澹與華競兄雖位極元勲獨退處如
寒素日以奕自適世共高之得年六十有二

七月以葬鮑夫人遣子經入諫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公年六十六歲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公年六十七歲

二月子經會試中式

時典試者學士尹文和公直諭德吳文定公
寬取三百五十人怡菴公中八十一名

三月沈節婦卒祔葬于桃花里

沈節婦得年八十有九公葬諸吳江公之側
又命怡菴公請學士劉文簡公春表其墓略
曰嗚呼關雎之化不行于天下久矣凱風既
歌載驅乃作以文君之慧而私奔司馬以湖
陽之貴而求諧宋弘綱常掃地莫此為甚故
禮重一醮而春秋于紀姬之聘婦卒葬不一
書焉得無見哉若節婦者以一媵妾卒能矢
死靡他亦足賢矣彼有宗社之臣而忍于國
其真丈夫而中輟者與百世之後樵牧慎無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三

驚焉此節婦沈氏墓也

後綬妻張鉞妻莫道亨女
論周俱以節烈欽賜旌表

廷賜子經進士出身第二甲第五十四名

九月進光祿大夫

時以

敬皇帝登極暨建儲恩詔賜勲一階

孝宗敬皇帝

弘治元年戊申公年六十八歲

弘治二年己酉公年六十九歲

正月巡視浙江吏部右侍郎彭韶疏薦

時公日乘肩輿或駕葉舟拉故知出北郭嬉遊而精力矍鑠容體豐碩彭惠安公按嘉謁公公辭以疾惠安公竟密具疏稱公為國之老成宜及未衰起用廷議請即召公而公力引年且因久歷邊陲遘風足痿不良于行乃已

四月己酉孫鎮生

是為龍淵公字秉安乃集勝公次子終國子生是為中書舍人少淵公元汝父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四

六月從子綱授山東昌邑縣知縣

先是時齋公以數試禮部數不中卒業太學至是始授職會聞願菴公訃遂執轡以歸

八月仲弟質卒

時願菴公得年六十有八偶患脾遂不起

弘治三年庚戌公年七十歲

四月子經授南京福建道御史

十月丙子孫錫生

是為瓶山公字秉仁乃怡菴公季子嘉靖癸

未進士終南京光祿卿是為甲子舉人如臨
公元深禮部員外星渚公治元父

弘治四年辛亥公年七十一歲

九月葬弟質于象西鄉

公哀思素臣公不置而時齋公營新塋日月
有時將葬矣公命時齋公賚書求給諫張方
洲公寧表其墓略曰素臣美髯豐貌大類其
兄而言動大都相似司馬公自弟子員至有
官涉歷中外遭險阻素臣無日不隨侍無事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五

不謹節及勲名崇顯乃歸奉父母悅之終身
親安于家兄懋于國非素臣克惇孝弟得微
少不逮乎初景亮官卑祿涼用平益謹奉清
白至素臣能勤儉以致裕朴實以致華卒之
開拓田宅拜爵顯融力贍祖妾沈氏而表其
節非才識之良殆難幸致宜足成訓于綱惠
洽于族而扶持調賙于踈迹也先是其外戚
有死不成葬族屬有貧且遠徙者素臣亦既
給而旋安之及病知不起因括遺貲召子孫

語曰吾即世後當分授兄弟姊妹無使有暴
徙之患如彼不力者嗟夫生而能積死而能
散若此吾因其終以逆其始則素臣才行本
末學者所未及是雖天資明敏將亦有儀刑
于家庭者表其墓以勵後

弘治五年壬子公年七十二歲

五月析產垂訊

公每曰古者七十老而傳吾今逾其二矣乃

分子弟別業先是鮑夫人存日建宅址五所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六

瓶山後者居怡菴公北城外者待客西城外

沈橋者居安世公象賢祖塋東者蕩為園

建後

堂祠韭谿橋東者居頤菴公嘉秀二邑田六百

七十畝治墳者四十八畝怡菴以長子與百

畝東瓶公以冢孫與四十畝使專祀事餘以

分緡纘繕三子其各什物皆列為五而剖授

之復示以訓

自序日曆成

十月從子綱復除河南長葛縣知縣

時齋公釋服謁選補長葛蒞任年餘致其事而歸以侍奉公

弘治六年癸丑公年七十三歲

弘治七年甲寅公年七十四歲

弘治八年乙卯公年七十五歲

子綬疏改蘇州衛指揮宇禦嘉興

集勝公左遷九溪凡十有五年時念公白雲孤飛天各一方遠且萬里對食泣下會怡菴公又官南臺集勝公乃具疏陳情謂臣父忠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七

垂白在堂二子離膝乞

陛下廣孝思賜臣歸侍終父天年

帝念公老臣特命就近調補乃改守嘉興自是集勝公畫錦承顏凡可順公志適公意者無不備極又築業城西別構涼臺燠館壘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樹奇花異卉檜竹翛然為娛公地公遂倦北城遊日與故知燕樂其中

弘治九年丙辰公年七十六歲

二月癸酉子繼生

是為東溪公字宗之公第六子也妾宋孺人
出是為壬戌進士刑部主事南沙公鈞父
弘治十年丁巳公年七十七歲

為孫錫聘于祝

瓶山公幼穎敏讀書輒善記時大參祝虛齋
公萃致仕歸海寧有女甚慧公造其廬求聘
焉且曰幼孫可教也遣學春秋于虛齋

弘治十一年戊午公年七十八歲

弘治十二年己未公年七十九歲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四八

弘治十三年庚申公年八十歲

時公躋上壽怡菴公疏歸省與集勝公率諸
子弟孫甥獻觴稱慶翼日公又手書訓辭以
戒而繫之詩

弘治十四年辛酉公年八十一歲

子經擢太平府知府

時怡菴公歸省欲留養公曰不可有諸弟諸
孫在太平乃建康南屏國家股肱郡也今饑
甚民日太守是倚汝速往善拊循之乃行

弘治十五年壬戌公年八十二歲

八月庚戌公卒

是十一日也晨起坐樓下忽命取朝衣服之
端坐以卒

九月子經自太平奔喪歸

時怡菴公聞公訃即兼程馳回悲殞號毀幾
滅性凡六日而後食飯

弘治十六年癸亥

二月己亥訃聞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帝震悼命所司議卹予謚

四九

壬寅贈太子太保

從吏部尚書馬端肅公文升請也

癸卯賜祭葬

祭二壇墳價銀二百五十兩折夫銀一百五

十兩從禮工尚書張文僖公昇曾公鑑請也

命進士林富督造墳塋

甲辰賜謚襄毅

因事有功曰襄強而能斷曰毅乃翰林院掌

院事侍讀學士劉文肅公忠所擬

乙巳賜孫鏞世襲嘉興所副千戶

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夏以公平土達流賊
功較諸臣為最而官未延世其原應錦衣衛
千戶改嘉興所副千戶子孫世襲以奉公祀

三月戊辰賜誥命

八月督葬進士林富至

九月癸未諭祭

是日浙江右參議倪公珏奉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五十一

欽遣祭于家

乙酉再諭祭尋葬

是日倪公復奉

欽遣祭于塋

弘治十七年甲子

嘉興知府于鳳階祔祀公于府學鄉賢祠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二年丁丑

嘉善知縣張煥縣丞倪璣

工科給事中左遷

祔祀公

于縣學鄉賢祠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年乙酉

孫鏞建專祠于

賜塋之東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

五一

項襄毅公年譜卷之五終

